

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楊蓮生、饒宗頤交遊考

楊斌 *

摘要 楊蓮生和饒宗頤都是二十世紀的漢學大家。兩人教育背景迥異，學術道路也大不一樣。從1950年代中期始，他們卻因為國際漢學界的網路以及共同的研究興趣而開始交往。本文根據哈佛圖書館藏《楊蓮生日記》以及新近出版的楊蓮生書信，輔以其他材料，對兩人近三十年的交往作一梳理。

關鍵詞 楊蓮生；饒宗頤；胡適；柳存仁；陳世驥；《老子想爾註》；《老君音通戒經校釋》；道教研究

2018年，哈佛燕京學社副社長李若虹女士告知，她在閱讀哈佛圖書館藏《楊蓮生日記》中發現記載楊蓮生和饒宗頤交往數則。她知道我曾研究饒宗頤生平，故將此七則日記拍照傳給我。楊蓮生（1914-1990）和饒宗頤（1917-2018）都是二十世紀的漢學大家。兩人教育背景迥異，學術道路也大不一樣。從1950年代中期始，楊蓮生和饒宗頤卻因為國際漢學界的網路以及共同的研究興趣而開始交往。本人根據此七則日記，抄錄釋讀，輔以楊饒二公之信函，略加考證，故有此文，對兩人近三十年的交往作一梳理。以下日記抄錄保持原來行列，包括楊蓮生本人的下劃線等。惟日記中標點不全，或以空格，或以黑點逗點表示句讀，筆者根據原意，上下句空格，不再標點句讀。

一

1956年10月13日（星期六），楊蓮生“收饒宗頤贈書一冊（想爾）”。收到書大概是早上9:30，因為日記中印有每天的時刻表，此則寫在“9:30”右側。當然，楊蓮生不是每件事都記載發生的大致時刻之右側。如10月

14日，他在“8:30”右側記“十時上課”云云；在“10:00”右側記“十一時 Brown 來出示所譯文天祥傳二頁”云云。此則日記大致可見楊蓮生上午到辦公室後，查看信箱，發現饒宗頤贈書；或者收到饒宗頤贈書；而後十點去上課。日記中所記“想爾”者，即《老子想爾註校證》。《老子想爾註》是老子《道德經》的註釋本，被認為是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一部哲學兼丹經的著作。關於其作者，歷來有不同說法，所以此後三封信的討論都和判斷其中文獻的年代、作者和性質有關，時間長達十三年，直接間接參加討論的除了楊蓮生和饒宗頤外，還有胡適、柳存仁和陳世驥諸先生。《老子想爾註校證》是饒宗頤把敦煌殘卷連寫的《老子想爾註》經文與註釋一一錄出，按《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次序，分別章次；同時對其作者、重要概念源流等作加以考證，著成此書。這是博學的饒宗頤研究道教思想與《道德經》源流的重要成果。《老子想爾註》自元代後亡佚不傳，饒宗頤認為“註語頗淺鄙，復多異解，輒與《老子》本旨乖違。故淪佚久矣。”¹東漢以來，道教徒為符《老子》五千言之旨，遂刪改原文而成；所以《想爾註》“樹新義”而改，導致與今本比較有許多不同，尤以“改字”被視為其特殊之處。²饒宗頤在研究中列出兩種，其一，因改字以致不成文義；其二，改字以成其特殊見解。³

*楊斌：澳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西冷印社社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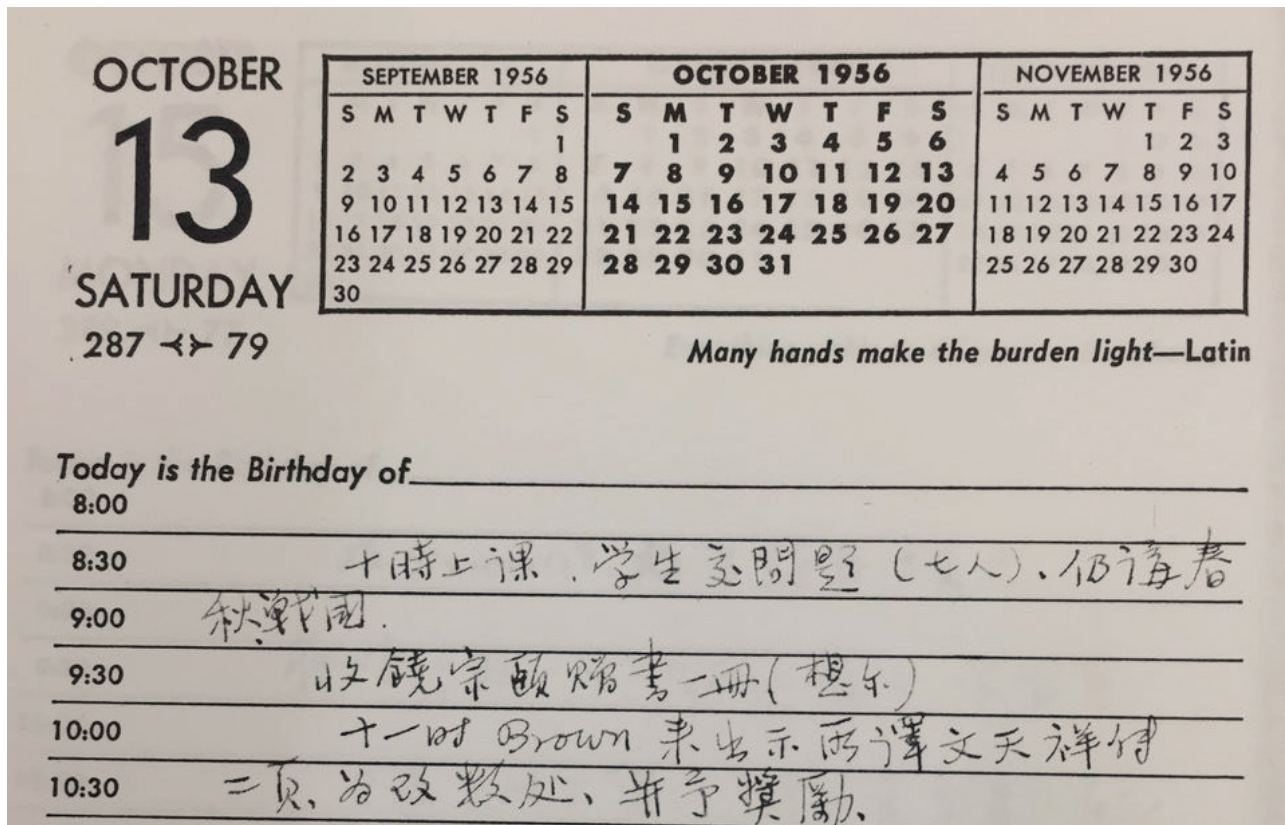


圖 1

這是日記中所記載饒宗頤與楊蓮生第一次交往。此前如何，暫不可知。當時楊蓮生在哈佛大學和國際學術界地位已經非常重要。饒主動寄書，可見對於楊蓮生學術地位的重視。

二

饒宗頤第二次進入楊蓮生日記要到 13 年後
的 1969 年。此年 5 月 16 日，楊蓮生記，

“收拾書物與柳談，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
應邀饒選堂共同討論（示以變文抄錄
大藏經索引用法，又專門出示元符黃嬭
能前後並？兩大？等）”

“作航簡與饒（寄新加坡大學）副本與
陳石湘亦請討論”

日記中提到的“柳”，即柳存仁（1917-2009），當時他可能在哈佛訪問？兩人討論中，決定把相關材料寄給饒宗頤，邀請他一起研究這個問題，大約是因為饒研究敦煌文獻和道教問題頗有大名。因此，晚飯後，楊蓮生便給饒宗頤寫航空信件，並專門記上一筆“寄新加坡大學”。因為 1968 年秋至 1973 年秋，饒宗頤應聘擔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主任暨講座教授，他和楊蓮生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內交往相對密切。此外，楊蓮生還把寫給饒宗頤信的副本給了陳石湘，也請他一起參與討論。按，陳石湘即陳世驥（1912-1971），早年畢業於北大，1945 年長期執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69 至 1971 年，他曾邀請張愛玲任職於伯克利的中國研究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日記中提到的這封信，饒宗頤後來收錄於其《老子想爾註校證》，給我們提供了更加詳細的情況。⁴ 摘錄如下：

16

FRIDAY

136 ⇄ 229

Set thine house in order—Bible

江南の沈黙と哀愁

8:00

8:30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選堂我兄史席：

弟自入春以來。頗為二豎所苦，近數周方漸恢復。月前存仁兄曾轉示年初大劄，云：“此得大淵忍爾寄來論文稿，定《想爾註》為天師道系師作品，與拙見多合，惟認為《大道家令戒》即魏時張氏教令，與蓮生兄說異，未知楊先生及尊見若何，便乞一詢，並代問候”，盛意至感！弟初以病後尚覺身心交瘁，未即作答，殊覺抱歉。按弟在拙稿《老君音通戒經校釋》文中，介紹《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雖多持存疑之論，亦承認其中包括早期資料；“以汝付魏”兼用“曹魏”“元魏”兩義，亦自覺近乎牽強，當時胡適之先生讀後，即有長函（1957年4月20日）討論，大旨云：我頗疑這檔是很可信賴的，其時代是曹魏，與寇謙之的時期，毫無關係。……我看之檔可能是張魯死後他的嗣子張富的教戒或遺囑……大和五年（二三一）可能是張魯死的一年。“父死子系，弟亡兄榮，沐浴聖恩”似是張氏一門的史實。弟亡兄榮，是不尋常的事，必是張魯少子（七子之一）為後，而後來嗣爵的張富則為其兄。（以下引史）你指出《想爾》……《妙真》等經，又指出此檔文又說“《妙真》自吾所作”，很可注意的是，此件中並不說《想爾》是誰所作，我頗傾向於《想爾》是系師張富所作之說。很可能的是這位生當曹魏大和正元之間又自稱曾作《妙真經》，又自誓“從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的“吾”，正是那張魯的學生，嗣位張富，是天師的第四代。”

弟於廿三日覆胡先生即承認《大道家令戒》一段“確似二五五時的教主（家令？）的方語”，廿四日又補說“家令之令。大約是教令之意”，但認“弟亡兄榮”，亦可能指張魯及世弟衛（張魯另有一弟為劉璋部下所殺）。又以為“《妙真》自吾所作，恐怕還應解釋為老子口氣，實際上當然是天師，或他人偽託的”（今補按，即

所謂降神扶乩之類，其他宗教多有類似之事）。

依此胡先生當年所見，與大淵氏今日持論，應甚接近。而弟亦早承認此中有三世紀資料。近又與存仁兄重論，存仁兄認為“《大道家令戒》愚頗相信，此一節文字，句法樸茂，敘事沉痛，頗似張魯子弟或後人與張氏之天師道有深切關係者之所為，其中頁十三 a-b 文字排不順，疑有錯簡，此令戒之令，當即律令之令……《陽平治》部分最無問題，文字與《令戒》相仿，事亦相成”（此意弟甚贊同，因其他部分似乎尚有問題）。存仁兄又云：“撰此《令戒》之旨，實在為當時之曹氏政權向其舊屬宣說……或此如前引《玄都律文》所言，此發號施令之天師，本駐洛陽靖，而於此時托以神意，又西遷蜀，實乃奉當時朝廷之命，宣化扶綏本為其舊疆之西川，亦有可能”，聯陞認為此點無可玩味（大淵文弟等均尚未見）。

大淵氏研究道藏頗能深入，關係承其先人遺業，則與福井父子之家學，可以比美。弟於一九六二春在巴黎晤福井文雅，少年英俊，能通英法文，是年又在京都見其父康順先生，且曾與本村英一、平岡武夫四人合影（特別尋一照相館，是福井先生提議）留念。我兄如能將大淵新著撮譯要旨（能複製原作一份賜寄更佳）並附我兄高見同寄弟處，弟當匯集文字議論試撰《與師友論正一……經》一文，交黃彰健兄轉《大陸雜誌》刊登。此信副本即寄石湘兄一閱，亦盼能參加討論也。勿請教安

弟聯陞 上
一九六九、五、十六

這封信的內容豐富，學術性很強，筆者勉力加以解釋。首先是這封信的淵源。大約在1969年春，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的柳存仁轉給了楊蓮生一封饒宗頤寫給柳存仁的信。饒

海外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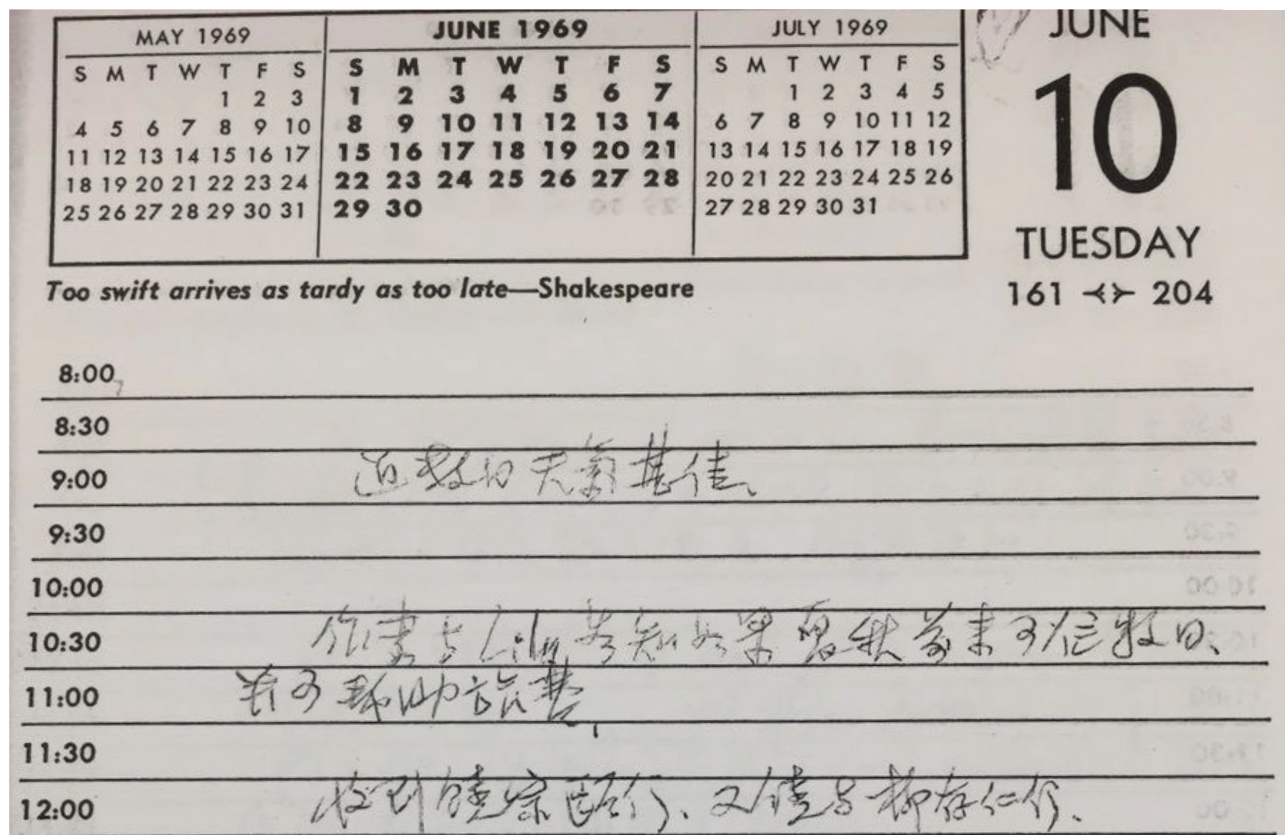


圖 3

在信中說：日本學者大淵忍爾寄給他一論文，定《想爾註》為天師道系師作品，這和饒宗頤的觀點相同；但大淵忍爾認為《大道家令戒》即魏時張氏教令，此說和楊蓮生的觀點不同。所以饒宗頤想聽聽柳存仁的觀點，並請柳存仁寫信給楊蓮生，詢問楊蓮生的見解。楊蓮生接到柳存仁的信後，雖想早日作答，但因為被病魔（“二豎”即病魔代稱）折騰，耽擱了一段時間才給饒宗頤寫信。這便是這封長信的由來。以饒宗頤致柳存仁的這封信看，當時他和楊蓮生還不是很熟悉，因此沒有冒昧直接寫信給楊蓮生詢問他的意見。那麼，饒宗頤為甚麼想聽聽楊蓮生關於此事的觀點呢？這是因為楊蓮生1956年就著有《老君音誦誡經》的長文，⁵隨即又和胡適等人討論過相關文獻和問題。這也是楊蓮生信中隨後提到他當年的這篇文章以及胡適來信討論的舊事。第二，楊蓮生在十三年前的《老君音誦誡經校釋》一文中認為《正一

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其中包括早期資料，胡適在1957年4月20日致楊蓮生的信中稱此文獻“很可信賴的，其時代是曹魏”，與寇謙之（365-448）生活的北朝時代“毫無關係”。楊蓮生在4月23日的回信中承認《大道家令戒》一段“確似”西元255年“教主（家令？）的方語”，但對胡適其他的解釋又有異議。回顧了自己當年和胡適的討論後，楊蓮生在信中指出，大淵忍爾的論點和胡適應甚接近；而自己認為這個文獻保存有三世紀的材料，又和柳存仁的觀點相同。但是，柳存仁認為此文是當時“曹氏政權向其舊屬宣說”，楊蓮生認為此論“無可玩味”。

按，饒宗頤的信是由於日本漢學家大淵忍爾的論文引起的，所以楊蓮生便回憶了他和日本漢學名家的來往。他說大淵忍爾承繼先人遺業，研究道藏頗能深入，大淵父子和另一日本

漢學家族福井康順（1898-1991）、福井文雅（1934-2017）父子可以媲美。大淵忍爾（1912-2003）是日本著名的敦煌學和道教研究學者，其父大淵慧真是日本最早搜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父子成就頗多。

最後，因為楊蓮生未能讀到大淵忍爾的論文，所以希望饒宗頤能夠提供一份原文，同時也希望饒宗頤寫一篇文章，就大淵此文發表意見，一起寄給楊蓮生。這樣，楊蓮生便可匯集諸家文字，合成一文，交給《大陸雜誌》發表。

三

1969年6月10日，週二，楊蓮生“收到饒宗頤信，又饒與柳存仁信。”如前所述，饒等人正在討論道教和敦煌文獻等問題，故饒與楊蓮生信中附上他給柳存仁信件的副本，以供楊了解討論情況。

四

1970年9月至1971年6月，饒宗頤前往美國就任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講先秦文學。⁶在美國的這九個月，饒宗頤不但和張充和唱和，而且也曾前去波士頓，與楊蓮生等人見面。1971年2月，饒宗頤到了哈佛大學，拜訪了楊蓮生。這可能是兩位第一次會面，自然也是第一次密切接觸，有過長談。

2月18日（星期四），楊蓮生在下午“一時”右側記下了饒宗頤拜訪的詳細情況。以下按日記原來行列錄次（逗點略去）：

“英時送饒宗頤來（由 Yale Limousine 來，充和送，此處英時接）出示所作粉牆詞（和清【左側豎寫“充和書”三字，並用（）】真五十首，有一首《六醜》充和為譜工尺）陳啟雲來
後郭廷以夫婦 王其華（在 Mass U. 教有機化學）夫婦（送酒）高友工（幫炒雞片）

【右側豎寫“白粥”三字，並用（）】

葉臺純懿（接送郭）商鼎霖來（送中國城菜蔬，取去臨川集，知商已作完論文只要口試）菜有拼盤蝦子海參裙襖火燒烤鴨豬蹄排骨及肉塊炒蝦仁豆付湯等【豬蹄二字係改動寫成，烤鴨二字豎寫在左側，大概是後補。】

（王家公子在樓上看 TV）飯後題名閒談看徐世昌書 侯此人畫 又余舊作數張，十時後

先後散去。只留饒在此談詩畫，又出示近作山水，紙太薄，特贈王爾敏所贈宣紙二張。

英時（本去 Schwartz 家）接饒去住。

（今日服 dexamyl 一粒）”

此頁日曆記載滿滿，大致可見饒宗頤在楊家活動。先是群賢畢至（包括郭廷以、高友工等人），或攜美酒，或帶佳餚，或親自入廚。飯後大家閒談，欣賞近人書畫，有徐世昌的書法、侯此人的畫作，而後楊蓮生也拿出自己的舊作分享，但不知舊作是書是畫亦或是詩？十點過後，大家紛紛告別，唯有饒宗頤為遠客，大約在等余英時從 Schwartz（史華慈）家趕來，所以楊、饒二人有單獨交流機會。饒宗頤大約早有準備，拿出自己的山水畫與楊蓮生鑑賞，楊蓮生發現饒宗頤所用的宣紙太薄，於是把王爾敏贈送的宣紙二張轉贈予饒宗頤。大約不久後，楊蓮生的學生余英時來，接饒宗頤去住，不知是酒店，還是余英時寓所。

此次拜訪，饒宗頤（或委託張充和）應當早就電話或信件和楊蓮生、余英時商量過，所以張充和開車從耶魯大學送饒宗頤到車站，饒宗頤坐長途汽車到波士頓後，由余英時開車接到楊家。日記中“葉臺純懿”當為臺純懿，她是臺靜農（1902-1990）的女兒，大概嫁給了葉氏；商鼎霖則當為民國元老商震（1888-1978）的二公子，與楊蓮生來往頗多。

日記最下方記載的“dexamyl”是一種1950年代才開始生產抗憂鬱藥，它的副作用很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THURSDAY

FEBRUARY

18

1971

圖 4

8:00

8:30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午后与 Wagner 谈. 彼认为余信 (过彼)

按词有欠婉转处. 希此改物. 余持是 Dean

Hunlop. (又知海阳那 Hilbert 曾不加等)

早晨改作 Kirkland Inn. 余改作与留和云

(中末徐中红色稿子及 avocado)

(陈智更休西三月. 将去某帮世印经)

昔元中卷之事再回某. 故父已来美帮位)

英时送饯踪踪来 (由 Yale 化. 来. 来. 来)

送. 此英时接) 出示所作米时信 (和信)

且王十首. 有一首六面鬼充和为谱工) 陈智更

读郭庄以夫婿. 王其华 (在 Mass U. 教)

有书此等) 夫婿 (老西) 言友工部妙笔 (和)

某书纯然 (接送郭) 商得重来 (在中)

城某燕. 取去陪山景. 知商已作完命文

只取口试) 某有排卷. 小子海. 裕德小情

翻书排排音及南七鬼. 妙妙仁. 豆时温等

(王字子在排上着 TV). 故该是名闻译

看徐世昌书. 侯此人画. 又余著作: 狂. 十时读

出多散. 只留饯在此. 诗诗画. 又出示世作

山水. 纸太薄. 持赠王尔敏. 取赠宣纸工. 诗.

英时 (有与 Schwartz 家) 接饯去位.

(今明限 dexamy (一粒)

多，會導致幻覺，肌肉抽搐，噁心嘔吐以及緊張躁動，現在已經不生產了。楊蓮生服用此藥，表明他因長期超負荷勞動，當時已患病。

五

次日（2月19日，週五）上午“10:00”右側，楊蓮生記：

“借全宋詞，饒所和清真詞，平仄有不依原作處，另有重複處等，作一短函與之略加評論，以答其意而已”

此處所記“饒所和清真詞”，即是2月18日所記之“粉牆詞”等。

按，饒宗頤在耶魯大學訪問，應當是傅漢斯（Hans H. Frankel）、張充和（1914-2015）夫婦邀請安排。他一時間脫離了新加坡大學的人事糾纏，心情格外舒暢，和張充和多唱和。此外，饒宗頤還在授課之餘，便和清真。清真即周邦彥，他是宋詞的集大成者，號清真居士，因此他的詞作被稱為“清真詞”。饒宗頤對於周邦彥頗為欽慕，所以有和清真的舉。不過，饒宗頤在耶魯創作頗多，有《榆城樂章》和《睇周集》兩種，故略加說明。

《榆城樂章》大約是在饒宗頤到耶魯不久而作。詞前自題曰：“來榆一月，頓爾多詞。自作寫官，未遑手定。意內言外，但遣有涯。江水淺深，難傳欸曲。”⁷“榆”即“榆城”，為耶魯大學所在的New Haven。饒在《榆城樂章》此後有說明，云：“新港（New Haven）九閱月，授課之餘，遍和清真。復得詞將四十首，都為一集。遊子懷鄉，偏多感喟，西詩所謂Nostalgia者也。新港舊植榆樹（elm），有榆城之稱。閒居既愛其名，因號詞曰《榆城樂章》，記其地云。選堂又識。”⁸

饒宗頤的好友羅懷烈1971年夏曾為《睇周集》作長序，大略介紹《睇周集》創作緣由。

序曰：“庚戌九月，饒子選堂暫移壇於北美，教授耶魯大學研究院”，“既和余令慢二十餘闕，一月之中，又步清真韻五十一首”，“未及暮月，又得七十六闕，合前凡百二十七章。”⁹《睇周集》分上下兩卷，饒宗頤1971年1月卷上後有記，“右詞五十一首，自秋末徂春之作。以寫雪為多，故題曰粉牆詞。視清真平分四時，古今情景，迥不侔矣。自旅榆城，寓耶大研究院古塔第十一層之上。無流潦以妨車，鎮風雨之如晦，獨居深念，倚聲寫懷，清真中長調，和之殆遍。而睡、影、神三闕，則鄰於形上之製，（可謂Metaphysical Tz'u），又稍與陶公異趣者也。曾謂詞之為物，髣髴今之抽象畫，八音繁會，五色相宣，融情於景，而出於迷離惝恍，要以格律為歸。舍聲律無以為詞，詞律莫細於清真，君特甲卷，依體步趨，方楊陳三家和韻，幾不紊其宮商，雖嚴於四聲，而通篇吻合者蓋寡。故今但和韻，而聲則大體依平仄，非能盡守規範，但期不失其鏗鏘。王湘綺曾謂宋人和韻，皆窘迫之極思。夫非窘迫之極，又安能致思之微，而盡辭之精也耶？惟縛之以律，庶得大解脫，詞雖小道，固亦如是也。是篇又命曰睇周集，取法言語正考父曾睇尹吉甫矣，示師清真而已，非敢效西麓之自稱繼周也。”¹⁰如此，則卷上可能就是饒宗頤與此年2月帶到哈佛大學以示楊蓮生者。“故今但和韻，而聲則大體依平仄，非能盡守規範，但期不失其鏗鏘”一句或為後來讀者（如楊蓮生）之批評埋下伏筆。

又，示楊蓮生之饒詞，有可能是張充和手抄稿。《睇周集》中“塞垣春”一詞下，饒宗頤記“觀充和離騷書卷，並謝其為余手錄和周詞。”¹¹

饒宗頤在《睇周集》卷下“後記”中說：“清真片玉集十卷，都一百二十七首。余前作粉牆和詞，原僅五十一首，其小令與習見詞調，及同調之又一體者皆未和。懷烈來書，促余畢和之。時自波士頓歸，因竭浹旬之力為之，共七十六首。其小令之同調者，復彙和之若聯章，本集下帙浣溪沙各首是也”；“詞律及四庫提

FEBRUARY

19

1971

FRIDAY

FEBRUARY

圖 5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8:00

8:30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十时半到校. 在改好之行上签字
(系书记签字). 留副本

借金字记. 随所求连出. 平仄
有不合处. 另有电报. 普作一
短函与之相协调. 以告世
而已

赴唐随客来王宝乾 (二京口收)
附家信三首 (已刊校友通讯). 又信
儿时打油七首 颇有趣

八时半 New Lecture Hall 看电影 (王世华
夫妇来接口号). 到火 (市上管重庆). 及
沙娘与我 (甄珍. 王戎, 笔片) 十一时回家

要謂方千里所和，四聲不爽一字，然細究之，尚非事實”；“夢窗甲稿於美成自創之調，規隨備至，而四聲亦不盡協”；“即清真自作，同調如紅林擒近二首，四聲亦復多歧，知清真但依平仄而已。余所以不從況（蕙風）邵（瑞彭）之說，必字字依其四聲，職是故也。方陳所和，句法又不盡依周，於用韻處，更多忽略”；“和詞忌滯於詞句字面，宜以氣行，騰挪流轉，可望臻渾成之境。此則尤所嚮往，而未敢必其能至”；“或疑和詞非創作之方，余謂四王作畫，每題曰師倪黃某卷，撫其格局，而筆筆皆自己出，何嘗是倪黃耶？和韻之道，何以異是。蓋創新在意在筆，而不在乎形式；無一筆是自家，縱云能出新型，不免英雄欺人語耳。一九七一年三月杪，選堂又識，時在榆城。”¹²

其中“余所以不從況（蕙風）邵（瑞彭）之說，必字字依其四聲，職是故也。方陳所和，句法又不盡依周，於用韻處，更多忽略”；“和詞忌滯於詞句字面，宜以氣行，騰挪流轉，可望臻渾成之境。此則尤所嚮往，而未敢必其能至”；“或疑和詞非創作之方，余謂四王作畫，每題曰師倪黃某卷，撫其格局，而筆筆皆自己出，何嘗是倪黃耶？和韻之道，何以異是。蓋創新在意在筆，而不在乎形式；無一筆是自家，縱云能出新型，不免英雄欺人語耳”等句，其實是對楊蓮生日記中所說“平仄有不依原作處”的回覆。

六

2月20日下午（週六），楊蓮生記：

“六時半

英時來接到其家晚飯，有饒宗頤、陳啟雲、I的學鑽夫婦（送兩唱片）”

則次日晚餐是余英時做東。按“學鑽”應該是卞學鑽，他是趙元任長女趙如蘭的丈夫，MIT的終身教授；“I”當是MIT的簡寫。第四則日記中曾有豎寫“白粥”二字，這是當時還是後來波士頓華人學術圈的雅事。波士頓華

人學術圈第一代學者如楊蓮生逝世後，二代學人當中以卞學鑽和趙如蘭夫婦為核心（趙如蘭在哈佛大學音樂系和東亞系任教），常常召集華人學生學者在趙家舉行“白粥會”和“紅粥會”。余生也晚，未能趕上盛會；不過在2000年3月紐約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上，筆者聽一個中國考古的論壇時，碰巧坐在趙如蘭伉儷旁邊，只是筆者不擅交際，未知上前問候，實在失禮。

七

3月9日（週二）上午，“收饒宗頤信，已和完清真詞（有一首贈余）”。

饒宗頤於1971年3月“和完清真詞”，此事可見1971年3月末作的《睇周集》“後記”。饒宗頤說，他“先作粉牆和詞，原僅五十一首”“慷慨來書，促余畢和之。時自波士頓歸，因竭涸之力為之，共七十六首。”“一九七一年三月杪，選堂又識，時在榆城。”¹³其中記載和完清真詞127首是在3月末，而楊蓮生所記在3月初，似有矛盾，其實未必。饒宗頤信件所稱，大約是初稿；而《睇周集》“後記”所記，當是修改後定稿。

楊蓮生日記中稱饒宗頤和詞有一首是送他的，究竟是哪一首呢？《睇周集》中有一首《秋蕊香》，有題解“波士頓楊蓮生教授飲席”，詞云：

雪意猶噓客暖。情重況如初面。暫遊萬里豁心眼。莫道春杯尚淺。

繡絨密縷須金線。勞雙燕。題襟只惜楚天遠。清話難忘夕院。¹⁴

八

《蓮生書簡》還有收有楊蓮生1973年12月31日致饒宗頤的信，¹⁵收錄如下。

MARCH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SATURDAY

FEBRUARY

20

1971

8:00

8:30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8:00
 8:30 以李方桂先生、知東大講系與英文系
 9:00 分組(各有筆執)、希比明年(日本)島中位
 9:30 教日。
 10:00 收中研院人、安著作目錄。

2:00 六時半
 2:30 英時來接對甚家晚飯、有陸宗輿。
 3:00 陳啟重、Iris 學鑽夫婦(送兩唱片)
 3:30 (知洪平常因失足、以樓梯上跌下
 4:00 在中間坐位、何未受傷、但大家又伊
 4:30 吉看醫生) 聽復典國商片、除
 5:00 者、出聲比太嫩、大陸所出者、
 5:30 10 答題(跟著演藝片)頗佳、英文說明
 6:00 仙讀的"大浪淘沙"及"教西洲" [治得
 6:30 我甚顧問] Great Wave Some
 7:00 坐工車回(因學若有事先走)因雨
 7:30 結冰路甚滑

選堂教授吾兄史席：

十一月賜寄大稿《方以智與陳子升》早已拜讀。學期近末，雜務特多，未即裁覆，甚覺抱歉。大稿鉤稽推論，具徵博雅，第二頁引子升集《西江歎游賦》末行“註黎殉節而死，於方則無註”未知是否對藥地之死是否殉節微有疑義。今晨為大稿撰英文提要，未知此點是否應予提出，故敢相詢。弟意若不欲深究所旨，則大稿末之附言“讀者即視作余書之書評亦無不可也”，“書評”二字或可易為“增補”（否則“訂補”矣）較為切實，不知尊意何如？

今年美東患油荒，年節黯然失色，頗似珍珠港後年情況。當年弟有小詞云“別樣寒煙出舊窗，飛車無復意如龍，去年燈火萬家紅。遙巷琴歌風斷續，長空瑟縮月朦朧，征人國婦夢還同”。昨為僚友海陶瑋教授錄出，不勝今昔之感。當時內子留居故都，海君亦羈於華北，而夫人在美東，與弟夫婦適得其反。征人國婦，情則大同也。

蕭公權先生《畫夢詞》由萬有公司印出，想已見及。蕭先生詞格調高，功力深，弟甚愛讀。此稿付印，弟亦小有慇懃之功。惟抄錄者似欠小心，偶有誤字為可惜耳。歲暮遠懷，此割聊當小晤。即請

教安 並祝
新年百福

弟聯陞 拜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還是先介紹此信的來由。1973年11月，饒宗頤把自己論文《方以智與陳子升》（發表於台灣《清華學報》1972年第10卷第2期）寄給楊蓮生。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出家後改名大智，字無可，別號弘智，

人稱藥地和尚，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思想家、科學家。方以智與冒襄、侯方域、陳貞慧合稱明季四公子，他自幼聰慧，博覽群書，以後又隨父遍遊名山大川，還與西洋傳教士畢方濟、湯若望交往，明滅南逃後有從事反清復明活動。正因為方以智在明清交替之際的重要，所以楊蓮生的學生余英時在1971年有長文《方以智晚節考——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難三百年紀念》、1972年有《方以智晚節考》專書的研究，一時間，研究方的論文迭出不窮。

這封信開頭說的就是，楊蓮生讀了饒文，提出了兩個小問題，希望得到饒宗頤的回覆，以便寫入他為此文寫的英文提要中去。

而後楊蓮生提到了當時因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而造成的石油危機，因而在美國造成了油荒。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以及支援以色列的國家，宣佈石油禁運，造成油價飆升，原油價格曾從每桶不到三美元漲到接近12美元，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三大石油危機之一。楊蓮生寫信正好是石油危機的次月，深有感受，由這次油價高漲想到了珍珠港事變後的油荒。1942年楊正在哈佛學習，寫了一首詞感歎因為油價飛漲，導致“飛車無復意如龍”。1973年的這次油荒中，楊蓮生把這幅詞手錄送給了同事海陶瑋。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中國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專攻中國詩歌與文藝批評及其翻譯。

因為饒宗頤是詞人，所以楊蓮生在信中還提到了蕭公權新出的《畫夢詞》，說“蕭先生詞格調高，功力深，弟甚愛讀”。這是向友人介紹熟人近況。這封信最後的家長里短表明，在兩人交遊二十多年後，楊蓮生和饒宗頤的關係可以說比較密切了。

九

此外，楊蓮生還為饒宗頤的著作寫過書評。

MARCH

9

TUESDAY

1971

MARCH

圖 7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8:00

(昨晚帮高友工整理资料海国伟芳

8:30

文档, 为改错(校处) 为 HHS

9:00

9:30

收/送资料, 已收到资料的(有一方已寄)

10:00

10:30

午饭后到 Delhi 来问李德福关于中

11:00

教义(中文问题)

11:30

(有越文译)

12:00

二时上课, 阮太木之作, 安南与明(译)天

12:30

一部分, 七夫正作(同乡), Viraphol 译

1:00

在越南之小集, 僧侣 (正/俗) 与古人

1:30

(即) 与古人(俗), 又可爱肉供(以为礼), 但为

2:00

守过与不守之戒, 过好煮肉(煮猪头)

2:30

三时下课

3:00

(今日 Delgel 回, 未见)

3:30

今日收 Goodrich 信, 补注册条(信以为

4:00

“师尊”是未批(清楚)

4:30

5:00

5:30

完与吉小时与 Stan 见面(海平可成回台

6:00

住一年)及教义, 市花仙点金集

6:30

睡至是晚

7:00

十二时, Tom 来电话问十一时回, 信也

7:30

可以到家, 大后廿八日回 Columbus

楊蓮生博學精深，在西方漢學界被認為是伯希和這樣的一流人物。遺憾的是，由於他在哈佛的工作繁重，各方學生、學者求教頻頻，所以學術專著不多，其學術洞識，反而在其諸多書評中如錐刺囊有所彰顯。1971年，饒宗頤和戴密微多年合作的成果——《敦煌曲》以中法兩種文字在巴黎出版。本書布面精裝一厚冊。中文由饒宗頤的助手陳錦新手抄影印，法文排版印刷，“引論”中文部分由饒宗頤撰寫，戴密微譯成法文。1974年1月，楊蓮生為《敦煌曲》寫了長篇書評，¹⁶其中既可見楊的功力，亦可見他對於戴密微和饒宗頤敦煌研究的高度評價。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法國漢學家，著名的敦煌研究者。他交往廣泛，不僅對饒宗頤有提携之恩，和楊蓮生也是好朋友。1962年，戴密微邀請楊聯陞到巴黎法蘭西學院作每週一次為期一月的講演，題目是《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學院規定演講須用法文，楊的法文不如英文流利，遂在英文稿的基礎上請戴密微改定。而後楊又請專人指點讀音，每日練習。經過精心準備，演講終獲成功。

戴密微對饒宗頤極為欣賞。1959年，饒宗頤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得儒蓮獎，戴密微其中推薦，功不可沒。戴、饒兩人研究佛學、敦煌學、詩詞，興趣一致，心意相通。1960年代兩人常常見面，通信極多。在耶魯訪問時，饒宗頤就曾“憶瑞士累夢湖寄戴密微丈山村”，作《西河》一詞。而戴密微又熟諳漢學界執牛耳者楊蓮生；饒、戴、楊三人學問超群，惺惺相惜。饒宗頤有《金縷曲》可以一窺三人交往的情形。《金縷曲》饒宗頤題云：“法京之會，戴老屢邀先為瑞士之游，阻事未赴。頃瑩輝轉來吳其昱兄影示楊蓮生教授訪戴游山楊柳記，喜為賦此，兼呈群公代柬”，詞云：

“夢繞洛桑路。算山陰、同來訪戴，湖邊奇遇。一望桑田三千頃，全仗西風管顧。只有我、將馳還住。薄切風乾羊腸美，更傳來、萬里驚人句。心欲往、託飛絮。

華原畫筆人爭慕。感精潢、水木清華，共懷心素。楊柳新聲堪娛老，微惜歸期稍遽。看吐納、嵐光如故。且挾閒雲凌峰頂，望煙波、遙指長安樹。芳草碧，接天去。”¹⁷

戴密微和饒宗頤都是楊蓮生長期交往的學友，所以他對兩人的背景和合作非常熟悉。書評開門見上，指出《敦煌曲》“這是一部權威性的著作，是中法兩位專家協力的結晶，對於‘敦煌曲’（或曲子詞）的研究，有卓越的貢獻。是研究中國文學同樂舞的人，都應該細讀的。”¹⁸

楊蓮生寫到：“一九六五年冬至一九六六年秋，饒宗頤先生應戴密微教授（西方漢學界公稱為戴老）之邀，到法國巴黎的國立科學研究院，作為時九個月的潛研，寫成這部書的中文部分一百八十多頁（p.185-336）。戴老除了與饒先生合作之外，又繼續研討，寫成的漢文部分分量也約略相當（p.7-184）。戴老是當代法國（乃至歐洲）漢學界的大宗師，博而且精，對佛教史貢獻特多，對中國文學興趣濃厚，曾開敦煌變文講讀研究課（一九六二年三月，我在巴黎，有緣列席旁聽）。饒先生是潮州才子，多才多藝，著述美富，曾以戴老的推薦，獲得法國漢學的儒蓮獎（我又譯為儒林特獎）。以前中國學人得此獎者，似只有洪煥蓮先生，日本有神田喜一郎先生。戴、饒二位這次協力，可謂珠聯璧合。”

而後書評簡單介紹了全書的內容：“法文部分，先是戴老的序言（一九六八年耶誕），接着是中文部分譯述，再加補充，特別是對梵文專名與西文的參考著作，增出甚多。增出的參考資料，用方括弧標出。又選擇曲子詞三十四篇（其中有十二時，五更轉等聯章，實際超過百首）。譯文流暢，註解詳密，可謂洋洋大觀（p.95-132）”，楊蓮生指出“全稿創獲甚多，”但“偶有可以商榷之處。”關於饒宗頤負責的中文部分，楊蓮生提出了六處相對大的可商之處，如書中242至243頁的“曲

海外留聲

子名目，十一行，問題甚多”。楊蓮生不厭其煩，先抄錄饒宗頤校定的文字，而後具體商討了其中的文字校訂和釋義，如“青筑干”和“玄被子”“勒憊散”“校管”等等，其中旁徵博引，精彩紛呈。最後，楊蓮生在書評中說：“以上校記，多數已取得饒先生同意，足徵雅量。”這說明書評寫作過程中乃至寫作前兩人已經有過相關的探討，這是兩位大學者之間的學術辨析，既切中肯綮又溫文爾雅。

有意思的是，因為“這部書的中文部分（細目見下），全由撰者手寫。字體大抵依照卷子原樣，而附註通行體，或校改，對讀者特為方便”，所以楊蓮生順便評價了饒宗頤的書法，認為“饒先生的書法意在歐褚之間，極為悅目。”

綜上可知，饒宗頤和楊蓮生的交往始於1956年，而以1969年因討論天師道相關文獻而關係密切；1971年2月，饒宗頤假耶魯訪學之際前往哈佛，從而兩人第一次會面，期間有過暢談；此後兩人通信恐怕更加頻繁。可惜的是，不久，楊蓮生先生囿於病魔，不能正常工作。必須指出，楊蓮生和饒宗頤當時都是國際漢學界的大學者，在西方和東方（日本）都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資料（如日記、書信和回憶）披露前輩學者的流光吉羽，使得小子我能一窺賢者風流。

又，關於饒宗頤和楊蓮生晚年的交往，筆者曾經請教陸惠風先生。陸先生是楊蓮生的晚年弟子，一直隨侍在側。他回憶，大約在1980年代末，饒宗頤曾經來拜訪探望過病中的楊蓮生；陸先生並惠示當年三人的合影。

附：哈佛燕京學社副社長李若虹博士提供有關資訊並將楊蓮生日記相關部分拍照郵寄；陸惠風先生分享相關回憶並惠示饒宗頤探望楊蓮生照片；浙大城市學院蔡淵迪博士校讀核對日記原文，特此致謝。

註釋：

1. 李宗定：《〈老子想爾註〉詮釋老子方法析論》，《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第233頁。
2. 李宗定：《〈老子想爾註〉詮釋老子方法析論》，《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第233-234頁。
3. 李宗定：《〈老子想爾註〉詮釋老子方法析論》，《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第234頁。李宗定認為，“《想爾註》與他本之異文情形，與其說是‘改字’，不如說‘選字’更為恰當”；也就是說，《想爾註》的編者（作者）不是註老子，而是用老子註“我”，通過選字用老子來傳遞自己的新思想。見李宗定：《〈老子想爾註〉詮釋老子方法析論》，《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刊號，2006年，第257-258頁。
4. 楊聯陞：《蓮生書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83-286頁。
5. 楊蓮生：《老君音誦誡經》，《楊聯陞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33-92頁。
6. 有關饒宗頤在新加坡任教情況，參見楊斌：《上座傳經事已微——饒宗頤新加坡執教考》，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18年。
7.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83頁。
8.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91頁。
9. 羅懋烈：《序》，見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92頁。
10.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07頁。“Metaphysical Tz'u”意為“形而上學詞”。
11.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01頁。
12.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22頁。
13.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22頁。
14.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14頁。
15. 楊聯陞：《蓮生書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86-287頁。
16. 楊蓮生：《饒宗頤·戴密微合著：〈敦煌曲〉》，見《楊蓮生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42-247頁。
17. 饒宗頤：《選堂詩詞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27頁。
18. 楊蓮生：《饒宗頤·戴密微合著：〈敦煌曲〉》，見《楊蓮生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42頁。以下有關內容均出此文，不再標註頁碼。